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九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姜今熙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九十二

唐

白居易原本

宋孔傳續撰

詐偽

一

諂佞

二

小人

三

惡

四

讎怨

五

父母讎

六

兄弟

讎

七

交遊讎

八

爭

九

詐偽

一

矯飾附

白莫大之奸

無赦之罪

事則憑虛

罪宜閱實

作偽心勞日拙

其

行也詐

詐謀

行偽而堅

言偽而辨

無載爾偽無行險偽

人之偽言

防偽

周禮以五禮防萬人之偽

詐偽之心

行詐

由

行

詐著誠去偽鄙詐之心入之矣

君子審禮

不可誣以奸詐詭

譎

情偽予欺

詭辭

辟名

周禮凡失財用物辟名皆誅之辟名謂巧詐為文書與實不相應也

矯飾詐善

矯名

鈞名

誠為小節

未得中行

為善無近名

矯誣也

非其矯節

是不知言

情偽

掠美

譎而不正

華而不實孔專以

儉偽罔上

裴延齡剥下附上肆騁譎怪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

帝頗知其詐是時陸贄為宰相極論其譎妄不可任會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元卿李錡皆劾延齡專以

儉偽罔上帝怒罷贄

內不情

張亮外敦厚

莫能探其膺

肺封倫善矯飾居之自如人莫能探其膺肺隱

披香殿

蘇世長侍宴披香殿酒酣進曰此煬帝作邪何雕麗底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說

云煬帝邪引咎自撻

初在陝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於屋五伯疾其詭鞭之流血世長不勝

痛楚而走人笑其不情

詭激

實懷貞

攝提

入太微

紀處訥神龍元

問所以教人者武三思知之陰諷太史迦葉志忠奏是夜攝提入太微近帝座此天子與大臣接有納忠之符

帝信之下詔褒美賜處託疾盧祖尚太宗召見內殿謂

訥衣一副綵六十段

託疾

曰交州去朝廷遠前都督

不稱職公為我行無以道遠辭也欺神誣君宗楚客嘗

祖尚頓首奉詔既而託疾自解

欺神誣君

宗楚客嘗

趙延禧陳符命以媚帝帝大喜權延禧諫多詐宗室巨

議大夫識者以楚客欺神誣君且有咎

多詐

安祿山

陷東都授河南節度使詔兼御史大夫巨奏方艱難詐

時賊多詐有如陛下召臣何以取信乃析契授之詐

為可喜事

王世充突厥圍帝鴈門世充悉發江都兵赴

夜悲泣不釋甲卧必席

乘險抵巇

劉栖楚其性詭譎激敢

葉帝以為忠愈屬信之

乘險抵巇

為怪行乘險抵巇若

無顧聖米

杜佑鎮淮南時方旱道路流亡籍籍

權德輿

上疏斥言延齡

裴延齡以巧倖進判度支權德輿上疏

斥言延齡以常賦正額用度未盡者為

美利以誇已功用官錢售常平雜物
還取其直號別貯羨錢因以罔上
辨給多詐宇文融

拜御史

中丞中書令張說素惡融融每建白說輒引大體廷爭
融揣說不善欲先事中傷之張九齡謂說曰融新用事

辨給多詐公不可以
忽說曰狗鼠何能為
侈言誕計關播時李元平陶公達

游播門下能侈言誕計以功名自
喜播謂皆宰相材數請帝用之
詐忠宋申錫開成元

召對從容言曰陛下之政皆承天心惟申錫之枉久未
原雪帝慙曰我當時亦悟其失而詐忠者迫我以社稷

計故耳使逢漢昭宣時
當不生此因追復右丞
飾情希進韓滉晚節益苛慘故

陸贄上書推至誠
去逆詐
妄作符命徐浩東都留守王倕表署

不為疑浩獨按篆
詭狀果詐為之
險躁譎詭呂溫性險躁
妄言陂葦裴

齡擢司農少卿帝京右偏故有葦地數頃請以為內厰牧地水甘草薦與序厰等帝信之以問宰相皆曰當無

有帝遣使按覆果詐

同州大谷木

又造神龍佛祠須材五十尺者延齡妄奏

延齡大慙帝不責也

同州大谷木數千

謫妄

是時陸贄為宰相帝素所信重極論其謫妄不可任帝以為排

章度皆八十尺

媚愈益

歲旱不害有秋

李實貞元二十年旱德宗訪外疾苦實說曰歲旱不害有秋

權詭

王重榮多權詭衆所嚴

灸無完膚

劉廼帝狩奉天廼臥疾私第朱

泚遣人召之面稱疾罵復遣偽相

權皐

安祿山藉其名表為薊尉署幕

府皐度祿山且叛天寶十四載使獻俘京師還過福昌尉仲蓐蓐妻皐妹也密約以疾召之蓐來皐佯啗直視

蓐而瞋蓐為盡哀自啗斂

積薪自焚

郎餘令徙幽州錄事參軍有為浮屠

之皐逸去人無知者云

者積薪自焚長史裴嬰率官屬將觀焉餘令曰人好生
惡死情也彼違蔑教義反其所欲公當察之毋輕往嬰
試廉按果下荆陽瘖王維違給事中安祿山反玄宗西

得所奸

素知其才詭言馬殆不進

喬琳從幸奉天進幸梁州次

迎置洛陽

詭言馬殆不進

蓋厓詭言馬殆不進帝素以

舊老禮之給乘輿馬辭病甚力帝鐵胎銀五代慕容彥
賜所執策曰勉為良圖與卿別矣鐵胎銀超為人多智
詐而好聚斂在鎮常置庫質錢有奸民為偽銀以質者
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
于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
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寘之深室
使教十餘人日夜為之皆鐵為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
其被圍也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錠當悉以賜汝
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爾諛詐陸贄奏議玄宗甘諛詐
復何用哉皆不為之用

左右使令詐難憑謹勿浪信常兢兢韓愈永矯詐險賊

盧杞作相矯詐牛羊日厯牛僧孺瑞鹽蔣鎮天寶末轉戶部

險賊排斥忠良詭詐外惟簡默內詭詐侍郎韓滉上言河中鹽生瑞鹽上以秋霖稍多水潦為

患不宜生瑞命鎮馳驛檢行之鎮奏與滉同請置神祠錫其嘉號寶應靈慶池時霖潦彌月鹽池為詐給百情

潦水所入其味多苦鎮庇之飾詐識者醜之吐蕃詐給百情懷惡相濟

諂佞二

白遠佞人便辟巧媚善柔面柔佞而辯諂諛

佞倖佞臣漢武帝時朱雲上言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頭以勵其餘上問誰曰永昌侯張禹

取媚

苟容

而難任人

難拒也任佞也

素議所斥

實懷貞附宗楚客安

樂公主等以取貴位為素議所斥

張廷珪上書

願登端士放佞人

衣笥有五色

雲勸宣布

韋巨源與安石同系景龍二年韋后自言衣笥有五色雲巨源倡其偽勸中宗宣布天下

帝從其言

盛贊天子威德

李絳李吉甫常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

今日何如漢文帝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為厝火積薪下火未及然因為安其憂如此

言阿匿

李齊運常次進帝與參決大事既無學暗于大體第以甘言阿匿而已

人之甚利

陸贄趨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

邪諂得君則正士危

又陸贄贊曰夫君子小人兩進邪

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贊耶

側媚

張仲方李吉甫卒上議曰吉甫雖多才多藝而側媚取容壘致台衮

又言吉甫名不配行
佞柔
楊虞卿佞柔善諧以幸進章

請俟蔡平然後議之
之皇甫鏐張宿皆以幸進宿使淄青裴度欲為請銀
緋貫之曰宿姦佞吾等縱不能斥奈何欲假以寵乎諂

事嚴挺之遷太府卿宰相張九齡雅知之用為尚書左
丞知吏部選李林甫與九齡同輔政以九齡方得君

詔事之內
陸贄上書
遠儉嗜諛人務辨君子小人而惡

實不善也
不可
姦佞營蠱
陳京傳憲宗嘗問宰相李吉甫我在藩

為我言之對曰德宗始即位躬行慈儉引崔祐甫輔政
四方企望至治祐甫殒宰相非其人姦佞營蠱謂河北

叛臣可以力服甘語先入主聽惑焉而陳京趙贊為帝
稅屋架貸賈緡內怨外忿身及大亂咎興信宵人剝下

佐上賴天之靈
狎猥佻佞忘君臣禮法
李適為學士帝

敗不抵亡也

有所感即賦詩

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然皆狎
猥佻佞忘君臣禮法唯以文華取幸
奉溺器宋之問于

等承昵寵甚之問與閻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
易之所賦諸篇盡之問朝隱所為至為易之奉溺器景

龍中諂事太平及安樂權盛
伏身俎盤為犧閻朝隱后

復往諧結故太平深疾之
有疾令往

禱少室山乃沐浴伏身俎盤為犧請代后疾
絀左右之

還奏會后亦愈大見褒賜其資佞調如此
絀左右之

纖佞劉蕡策宜絀
用儉巧中帝意章梁牟特用儉巧中

感悟得
巧媚自固皇甫鎛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臺沼

君也
巧媚自固宮觀自娛樂鎛與程昇知帝意故數

貢羨財陰佐所欲又賂吐突承璀為奧援故帝排衆論
決任之反以度為朋黨不內其言鎛乃益以巧媚自固

迂媚武士彠嘗自言夢帝騎而上天帝笑曰爾故王威

黨也以能罷繫劉宏基等其意可錄且嘗禮我故

久已曰事人者

白九六帖

六

酬汝以官今胡
迂妄媚我耶

專徇帝嗜欲

楊國忠便佞專徇帝
欲不欲不顧天下成敗

以便

佞得大任

李林甫始九齡繇文學進守正持
重而林甫特以便佞故得大任

善養君欲

林甫善養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適沈疊衽席主德衰矣
林甫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
夫御婢皆所款厚故
天子動靜必具得之苟非秦鏡照膽堯羊觸邪安能不

惑

元稹戒勵
風俗德音

善柔成性佞媚為心昔事馬周

分桃見寵
後交劉洎

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

奸邪善害人

文粹皮日休鹿
門書蚿蛇害稼

不能害人奸邪善害人害稼者有時而稔是不害
也雖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其害人也勝道哉
蔽欺

天子

林甫居相位凡十九年固寵市權欺蔽天
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

神降丹

鳳門以為老子告錫靈符

陳希烈天寶元年有神降丹鳳門以為老子告錫靈符希

烈因是上言臣侍演南華真經至七篇陛下顧曰此言養生朕既悟其術而德充符詎無非常應哉臣稽首對陛下德充於內符應於外必有絕瑞表之今靈符降錫與帝意合宜示史官著顯祥禱照無窮其愉佞類如此

陳子昂八科

以正攻佞勢不相利

希進取

房孺復多招術家言已五十當得宰相以熏權

近希進取為人巧佞

五代蘇循為人巧佞阿諛無恥惟利是趨也本傳

邇佞諛者非

治安之宜

柳澤疏

請視便液

郭宏霸再遷右臺侍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宏霸

獨後入憂見顏間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

諂附貴宦若子姓奉父兄

溫裴均

初均與崔太素俱事中人竇文場太素嘗

晨省文場入卧内自謂待之至厚徐觀後榻有頻伸者乃均也願令公速愈成敬奇與姚崇有親

姻崇寢疾敬奇造宅省馬對崇涕淚懷中置生雀數頭持出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崇愈其諛媚自茲不復接

遇唐以笏叩顙呼明主五代何澤外雖直言而內實邪新語以笏叩顙呼明主五代何澤外雖直言而內實邪

笏叩顙北望而呼曰明鳴靴鼻張說諂事王毛仲其拜相王有力焉說往謝之

抱之而舞鳴其靴唐太宗知士及之佞為游言自解鼻出朝野僉載唐太宗知士及之佞為游言自解

士及贊唐太宗知士及之佞為游言自解指野鳥為鸞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求不惑於佞難哉

舊史高祖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郡攻拔之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歎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

吾興義兵正為誅元稹厭事表其小人佞人耳遂斬之順是非以事之擇利而喜曰君之所

惡者拂心逆耳之言也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性諂詐可也由是進見者革而不內言事者寢而不聞

善諧結權貴

竇懷貞性諂詐善諧結權貴官者用事無不畏奉或見無鬚者誤為之禮

君非

其家奴何郎之云

宋璟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

璟曰公奈何謂五郎為卿璟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

遽能結交游識時

知變傾心面北事五人

牛羊日厯常曰人生一世成童之後精方壯遽能結交游

識時知變傾心面北事五人可不下床使名譽若轉九走坂又何必如老書生輩矻矻於筆硯間暗記六經

思溺詩賦髮白齒落曾不沾寸祿而羈窮不暇如此宜在讀書業文乎

佞存真妾婦諫死

是男兒

元稹

邪佞每思當面唾

杜牧

欲學為佞

韓愈上崔虞部書欲

學為佞則患言訥辭直卒事不成徒使其躬僂焉如不終日

叛人佞子

劉子元贊聖主賢臣叛人

佞子善惡汨汨有所未盡

褫朝服以項挽車

安樂公主趙履溫諂事主嘗褫朝服以項挽車

韋庶人死蹈舞承天門呼萬歲臨淄王斬之

小人

三

白小人從邇難事易悅使人求備比而不周

同而不和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

懲

難養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

喻利

小人喻於利

釁勇嗇禍

小人之性

近

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以小惡為無傷

小人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故

惡積而不可掩孔魏徵上疏曰在貞觀初觀君子斥小

罪大而不可解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

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疏莫見

其非則有時而昵昵小人疏又陳事曰若欲令君子小

君子而欲致治非所聞也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

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無為之化何遠之有昵小人

李乾佑雖強狄仁傑疏曰比緣軍興官吏侵漁州縣科

直然昵小人禮義投跡夫羊以圖賒死辨邪李德裕臣在先朝嘗獻

此君子所愧而小人諷任羣各惡暴天下鄭注薦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

小也小人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後漢所以傾

類也今訓小人頃答惡暴天下不宜引致左右治亂

九

繫信任

又謂治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以害霸者仲對琴瑟笙芋弋獵馳騁非害霸也惟知人不

能舉舉不能任任而

二張勢傾朝廷

魏元忠為左庶子

又雖以小人害霸也

元忠嘗奏曰臣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人在君側臣之罪也易之等恨怨陸贄上

書

人則下固不可接矣

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

劉

策姦回人也

李珣始鄭注以醫進文宗一日語珣曰卿亦知有鄭注乎宜與之言珣曰臣知之姦

回人也

險薄小人

周利貞貶涪州刺史未幾復授黔州都督黃門侍郎張廷珪又奏還制書

帝愕然曰利貞險薄小人附會三思傾危朝廷

五鬼

南唐李景

何往日罰之而今日賞之玄宗乃止使魏岑查文徽為副使夢錫直宣政殿專掌密命而延

常夢錫為翰林學士馮延魯為中書舍人陳覺為樞密

已等皆以邪佞用

事吳人謂之五鬼揣所說意度所惡聞

陸贄奏議夫流俗之敝多徇諂

諛揣所說意者則侈其言

蔽明害理

同上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

昧耳之有充嘉穀之

有蠱梁未之有蠱蠅營狗苟

韓文送窮

夫口道先生語行

如市人其名曰盜儒

牛僧孺傳贊

羣沙穢明珠衆草凌孤芳

李白古風

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書

為盜無以異

本贊

鄭注蘄蘄小人

本贊

輸金袖壁可以不讀

書為名儒

牛羊日厯京兆尹楊虞卿上達宰相下干有司若黨附者朝為布衣暮拾青紫其或能輸

金袖壁可以不讀書為名儒不識字為博學

今其黨赤舌而攻之

楊虞卿黨嫉不附已

者今其黨赤舌而攻之輦下謂三楊又曰門生故吏不為通天狐三十餘年為朝廷之陰靈

牛則李又曰丑候膿

女紅切

多用半裝

言僧孺取人多取登朝及宗閔之門

生故吏謂之多用半裝

罄室相結

牛僧孺辛秘為考官時以女妻之有應科目人楊承和當秘為

考官時與登科中書覆落承和甚恩秘一日乃為內臣以至朱紫秘不知之元和中秘為禮於宣政殿方與承

和相見且曰坐主記得門生否既之知曰老夫不忘也有一子婿仰累承和且言於帝呼為牛郎乃罄室相結

元和末僧孺人引三楊與承和結識穆宗立承和有定策之功僧孺與馬泊承和掌樞密僧孺不數年登台坐

內有與主

及宗閔為相又引僧孺凡在宗閔門生雖卑官不周歲皆至大僚目內有與主謂承和也

凡在朋黨

孺人

魏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誅孺人遂指為

阿黨也 浮狹少年負半千累兼右控鶴內供奉半千以控鶴在古無有而授任者皆浮狹少年非

朝廷德選請罷之 邪薄之夫陽城傳柳宗元遺何蕃等書曰陽公在朝四方聞風貪冒苟進邪薄

之夫沮其志 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五代史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

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

以誇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尉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誇耀及遂相之此非小

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鑒其方鳩倖功辨其順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

非堅偽陸相奏議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協放勲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倖功體仲尼天

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偽

惡四

朋黨附

白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乎

聚慝

慝惡也

惡不可長

長惡不悛

見惡如農夫之

務去草

必絕其根本勿使能植

同惡相濟

復惡已甚

高伯其為戮乎

小

人以小惡為無傷

見上注

惡積不可掩

起穢

自晁

腥聞

人之無良

多辭

爵罔及惡

德惟其賢

痺惡

彰善痺惡痺去也

樂

禍惡惡如巷伯

佗腸

內惡

朋黨君子周而不比小人

比而不周

邪朋

朋黨使正不正

三室如一

傳

同惡相求

同求相合

朋家

仇作

黨附

後漢皇甫規自陳黨附

黨與

景毅恥不在錄牒

後漢

誅黨固李膺杜密等侍御史景毅遣子事膺而未在錄

牒不預難毅曰本令子事膺是尊李公之道今遇難豈

苟免乎

枝葉相持

漢書

魏其戾灌夫相為引重

近相

三互

遂自刎

法

靈帝時以州郡相黨制婚姻及二州人士不得相對監臨後有三互法

上下雷同

有

黨必有讎

言妄人無黨

孔疾惡

韋雲起太學博士王頗每嘆曰韋生識悟富貴可自致然

疾惡甚恐不得死訖如

又

劉暹天鄭覃疾惡多所不

言果為竇軌數奏殺之

又

容世以為大過憚

之

田仁會資

疾惡如讎

李邕貶遵化尉妻溫復為邕

又

強摯疾惡

疾惡如讎

請戍邊自贖曰邕疾惡如讎

誅四凶

李義府三子及婿尤凶肆既敗人以為誅四凶

或作河間道

元帥劉祥道

破銅山大賊

李義府

十三

白孔六帖

露布榜

險賊寢露

盧杞既得志險賊寢

朋黨盜權

蕭瑀

于衢

露賢者媚能者忌

素貴

但中狹每燕見輒言玄齡輩朋黨盜權若膠固然特李

未反耳帝曰知臣莫若君朕雖不明寧煩惜臧否

安期曰

比見公卿有所薦唯皆勅為朋黨滯抑者未伸

而主薦者已訾所以人人爭禁默以被罵謗

附下罔上人韋雲起大業初改謁者建言今朝廷多山東

亂政因條陳奸狀煬帝屬大理推究於是雅惡朋比憲

左丞郎蔚之司隸別駕郎楚之等皆坐免

宗雅惡朋比傾陷者

坐宗閔黨宗室漢生宗閔黨公為

嘗覽辯謗略善之

我引楊執柔為黨秋仁傑為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其

為我引楊執柔為黨公且免死仁傑嘆曰我意求少還公

使仁傑為此乎即以首觸柱血流沫而得壽懼而謝窮

治忠義等黨

陸象先時窮治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為申救保全甚衆當時無知者扶黨背

公

房琯帝以琯虛言浮誕內怏怏扶黨背公非大臣體乾元元年出官為邠州刺史

附會嬖近

黎幹附會嬖近扶左道布主恩

市人羣噪投礮

幹除名長流既行市人數百羣噪投礮從之

上阿容則下朋黨

班宏擢京官考使右僕射崔寧署兵部侍郎劉迺為上下考宏不從曰夫

上多虛美則下趨競上阿容則下朋黨因削之乃聞謝曰敢掠一美以邀二罪乎

李絳論朋黨

李絳帝患朋黨以問絳荅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跡言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者遇主知則進疑則退安其位不為它計故常為姦人所乘夫聖人同跡賢者求類是同道也非黨也陛下奉遵堯舜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君為黨耶道德同爾漢時名節

骨鯁之士同心愛國而宦官小人疾之起黨錮之獄訖
七天下趨利之人常為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
構報違其私也小人多譖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不勝
可不戒哉絳居中介時為左右所不悅遂因以自明
多引私黨顏真卿知省事時元載多引私黨畏羣臣論奏乃紿帝曰羣臣奏事多挾讒毀請每論事
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惡朋黨李晟尤惡下
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為朋黨者投殛

姦黨

韋卓知叔文多讒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牋論李逢

吉黨

薛廷老論李逢吉黨張權輿程孔緯疾惡若讐中

輒帝惡大臣朋比

屏居華陰李茂貞入殺韋昭度帝惡大臣朋比與藩臣交更召緯入朝

忌其親近

鄭覃文宗召為侍講李宗閔牛僧孺知政以覃與李德裕厚忌其親近為助陽遣工部尚

書罷侍講
欲推遠之

疾惡多所不容

羣疾惡多所不容世以為太過憚之

詣附

王叔文陰

結天下有名士而士之欲連進者率詣附之若韋執誼

陸贄呂溫

李景儉韓景韓泰陳諫

柳宗元

書今其黨與幸獲寬

友而凌準程昇又因其黨

柳宗元

書今其黨與幸獲寬

進出入詭秘外莫得其端

柳宗元

書今其黨與幸獲寬

貸各得善地無公

小人

德至渥也

務交結

殷侑晚節內與台輔稍

小人

同惡

裴度帝嘗語曰臣事君當勵善底公朕惡夫樹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

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甚類中

種支黨李逢吉既代

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必辨本傳

種支黨李逢吉既代

種支黨李逢吉既代

孽之引所厚李仲言張又新李續張權與等內結

陰結

近倖

李逢吉憲宗惡之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穆宗即

位徙山南東道緣講侍恩陰結近倖召入為兵部

尚書有所求請先賂關子

其黨有張又新李績張權與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治及訓八

人而傳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於逢吉無不得所欲

樹黨

相磨軋四十年

李宗閔長慶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於徽而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有

寵於帝共白微納于可取士不以實宗閔生貶劍州刺史由是嫌怨顯結樹黨相磨軋四十年大和中以吏部

侍郎同平章事時德裕自浙西召欲以相而宗閔中助多先得進即引僧孺同秉政相唱和去異已者德裕所

善皆魁德裕為相與宗閔共當國德裕入謝文宗曰而逐之魁知朝廷有朋黨乎德裕曰今中朝半為黨人雖

後來者趨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無私者黨與破矣帝曰衆以楊虞卿張元夫蕭幹為黨魁德裕因

請皆出為刺

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

市訓注欲以權

史帝然之

已者皆指以二人黨逐去之人人駭慄連月霽梅帝乃
詔宗閔德裕姻家門生故吏自今一切不問所以慰安
中外嘗嘆曰去河北**朋比儉佞**楊嗣復輔政與宗閔善
賊易去朝廷朋黨難**朋比儉佞**欲復用而畏鄭覃乃託
宦人諷帝帝因紫宸對果曰朕念宗閔久斥應授一官
覃曰陛下徒令少近則可若再用臣請前免陳夷行曰
宗閔之罪不即死為幸寶曆時李續張又新等曰八關
十六子朋比儉佞朝廷幾危李珣曰此李逢吉之罪今
續喪閔不可不任以官夷行曰不然舜逐**崇私黨薰熾**
四凶天下治朝廷何惜數儉人使亂紀綱**崇私黨薰熾**
中外為怨韓愈為作南山猛虎行規之而宗閔崇私黨
薰熾中外以**朋黨獲譏**楊嗣復紫宸奏事嗣復為帝言
卒以是敗**以朋黨獲譏**陸贄屏居民間而上書論兵可
勸以官珣趣和曰士多趨競能獎洿貪夫廉矣比竇洵
直以論事見賞天下釋然況官洿耶帝曰朕賞洵直褒

其心爾鄭軍不平曰彼包藏固未易知嗣復曰洵直無邪臣知之覃曰陛下當察朋黨嗣復曰覃疑臣黨臣應免即再拜祈罷珏見言切繆曰朋黨固少弭覃曰附離復生帝曰向所謂黨與不已盡乎覃曰楊漢公張又新李續嗣復曰臣聞左右佩劍彼此相笑未知覃果謂誰為姦邪因當香案頓首曰臣位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朋黨獲譏非所以重朝廷固八關十六子張又新李乞罷帝方委以政故慰安之

八關十六子

張又新李逢吉用事

與拾遺李續劉栖楚等為逢吉搏

植私

實劉二張贊詩人斥諧人最甚

吠所憎故有八關十六子之目

植私

實劉二張贊詩人斥諧人最甚

投之豺虎有北不置也如羣栖楚輩則然肆訐以示公

構黨以植私其言纚纚若可聽卒而入于敗亂也孔子

所謂順非而澤者歟

不敢負約

章執誼與王伾居中竊

利口覆邦家者歟
用迷奪朝權執誼既為所引然外迫公議欲示天下非
黨與者乃時時異論相可否而密謝叔文曰不敢負約

欲共濟國
家事爾
傅匪人
韋王陸劉柳程贊曰彼若不傅匪人自勵材猷不失為名卿大夫惜哉

無邪心
李德裕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

汲引不為比
周無邪心
朋黨益熾
李珣開成中楊嗣復得君引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固言

皆善三人者
等更持議一
居中秉權乃與鄭覃陳夷行
以黨語汙播

紳周堉太和
中訓注亂政以黨語汙播紳有名士
牛頭

阿旁
路巖俄與韋保衡同當國二人勢動天下時目其黨為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也
蚩謫

李商隱王茂元
鎮河陽愛其才以子妻之得侍御史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黨人蚩謫商隱以為詭薄共排斥

之託其權
武三思司農少卿趙履溫中書舍人鄭愔長安令馬構司勳郎中崔日用監察御史李愔

託其權重

狡獪

張鎬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獪臨難必變宜追還宿衛書入不省

進朋

黨之說

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

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故嘗寡過而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

孔子其徒三千不可謂之朋

黨

於延英殿侍講陛下謂臣等云孔子其徒三千不可謂之朋黨後漢太學諸生頗干時政其時謂之處士

橫議皆是亂風深要懲絕伏望陛下知其邪計從朋黨中來每事明察遏絕將來之漸則朝廷安靜邪黨自消

贊皇一渠儉宿狡酷吏痛詆當路李德裕初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

直言策痛詆當路條失故吉甫訴于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為怨黨人牢不可破李德裕裴度薦材堪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得君而出德裕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

讎怨五必報不報附

白始因胥怨終乃代為仇讎乃伏虐我則讐讎不遠矣

鄭息違言違恨之言也周鄭交惡兩相疾蓄憾毫髮為瑕

毫髮一為瑕邱山不可勝復讎因疾猶慙義士之心趙喜結客報讐遇讎家病不殺

後竟殺之
見下注

加怒及屍豈為仁者之勇

杯酒失意

失意杯酒

間白刃起相讐

忘我大德

思我小怨

相為敵讎

結怨于人

怨不

在大

亦不相避也和難

難仇讐也

書於士

周禮報怨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注云

同國不相避也將報則無罪也

怨耦曰仇

仇家

怨汝

汝

怨豈在明

不見是圖

圖於其所不見

易曰我仇有疾

不我能即吉

調人職曰凡

鬪怒者成之不可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謂不可和調者仇予書

萬姓仇予

雖有忤心不怨飄瓦

瓦落中人人不怨也以無情故

內隙

憾而

能胗

胗重安也

怨府

聚怨也

禮著復讎

傳明敵怨

若枕干之志無已

則推刃之禍難勝

必報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

傳

唯思舊怨

子常

思舊怨以敗

殄殲乃讎

書

復修舊怨

吳子伐陳復修怨也舊曰夫差不修德而修怨

也逃讎不如死

楚昭王曰弁盟逃讎不如死之一也其死讐乎

以怨報怨

以

報怨則人有所懲

釋憾

請君釋憾于宋

甘心

心管仲讐也請受而甘心焉言殺以快意也

襲讎

婦人不忘襲讐我反忘之

以亢其讎

亢當

雪恥

肆其忿恚

恚也

眦眦

之讎必報

獲魏齊之首

范睢被魏齊昭魯折齒投於廁中後於秦卒獲齊首

楚相之城

張儀飲於楚相門意儀盜壁咎數百後相秦檄楚曰昔不盜爾壁今將盜爾城

百金

嚴仲子仇於韓相俠累乃以百金於聶政刺殺之

私憾敗國

宋將戰鄭華元殺羊食士其御車者

羊斟不與食及戰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師故敗君子謂斟非人以私憾敗國殄人刑

莫大

白刃相讎

失意杯酒間

無能涉河

卻克怒婦人之

馬

報無能涉

嫠婦

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紡績

河伐齊

縋以登莒城傳

冤禽

精衛鳥常銜西山木石以報東門

云怨不在大

之役

北宮黝之養勇惡聲至必反之

交讎反殺

官地

調人職凡殺人則邦國交讐之注反復也此欲除害弱敵邦國交讎明不和諸侯諸侯得即誅之鄭云謂重殺

也讎有釁不可失

伯比

楊阿若

常以執仇解怨為事故

西市相斫

藥布

為人所掠為奴與主報怨後為燕相曰

楊阿若

富貴不快意非賢者有怨以法滅之也

李廣

霸陵尉呵止廣廣後為北平太守請與俱至則斬之

釋憾

怨若怨焉

國語尹鐸

以其賞如伯樂氏伯樂氏曰吾為主圖怨若怨焉云云

不受謝

蓋勳與蘇正和有怨刺史梁鵠欲殺

正和勳救免正和詣謝勳不見曰吾為梁使君不為正和復自殺之

報纖介之忿

虐我

則讎不報犯而不校

校報也曾子曰犯而不校吾友常從事於斯矣顏回也

怨是

用希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小白用管

寧報射鉤之讎

重耳見披

豈念斬祛

之睚眦必報

身則怨多

仇讎不念

人無所懲

毫髮之隙

則宜推而遠之

骨

肉之仇

不可莫之報也

思小怨而不可

忘大恥而亦難

念虐我之讎

之一

謂甚思寬身之戒

兩不相傷

伐讎不可及公

私憾豈宜敗國

將叶南方

之強

宜釋東門之怨

益仇害公

史駢曰前志有之曰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介人之寵以報

私怨非勇也損怨益仇非智也以私害公非良也

損怨

子產曰忠信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

匿

怨而友其人

私忌

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之譬也以德報怨以直

崇讎

是墮黨而崇讎

寬身之仁也

不尋諸仇讐

而忘大恥

思小惠也兩不

相傷

私憾豈宜敗國

見上文

私讎不及公

王生言也

勿讎

凡殺人有義者不同國勿令讎讎之則死義殺者雖父兄不使報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

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不報無道謂犯而不校也

孔飲酣怨言

劉文靜自

以材能過表寂遠甚而寂獨用故舊恩居其上意不平每論政多底駁遂有隙嘗與弟散騎常侍文起飲酣有

怨言拔刀擊人與為怨介令孤垣性復且封倫始倫之歸

柱曰當斬寂人與為怨介令孤垣性復且封倫始倫之歸

之及是瑞為左僕射每議事倫初自訴于帝武儒衡知

堅定至帝前輒變易由是有隙

皇甫鏐以宰相領度支剝下以媚天子儒衡疏緣私怨

其狀鏐自訴於帝曰乃欲報怨邪鏐不敢對

楊憑與御史中丞李夷簡素有隙德宗時假借方鎮習

為僭擬事夷簡首按憑時以為直而緣私怨論者亦不

使怨歸上

楊炎惡嚴郾異已陰諷御史張著劾郾匿

引郾為御史大夫共修怨楊炎及再輔政稍修怨罷李

謀失罪逐炎崖州

牛李之憾

李德裕誅裴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宰相

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李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

入相由是牛李之憾深

失政吉甫訴于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既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進至是間帝暗庸乃出李德裕而織

成其罪

李紳部人訟吳湘受賊狼藉身娶民顏悅女紳使觀察判官魏鉤鞠湘罪明白論報殺之議者

謂吳氏世為宰相有嫌媚恨吳通元與陸贄吉中孚韋疑紳內顧望織成其罪媚恨吳通元與陸贄吉中孚韋為帝器遇且更險難有功通元等特以東挾素怨牛僧

宮恩舊進昵而不禮見贄驟擢頗媚恨

挾素怨

牛僧

蕃請和約弛兵大首悉坦謀舉維州入之劍南於是李德裕請擣虜之虛可以得志僧孺持不可遂詔近降者時皆謂僧孺挾素果於復怨寶羣狼自用果於復怨始怨橫議沮解之

果於復怨

寶羣狼自用果於復怨始

其死乃**二怨相濟**

李德裕大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材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

先秉政且得君出德裕為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
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
下黨人牢**疾其怨望**王徽權京兆尹罷帝還京師復申
前授稱疾不任奉謁宰相疾其怨
不可破矣望貶舊以**怨報德**白敏中李德裕薦知制誥遷刑部尚
州刺史以怨報德書德裕貶敏中抵之甚力議者訾惡
德裕著書亦嘗言惟以**怨報**德裕著書亦嘗言惟以怨報
德為不可測益斥敏中云**鬱快散職有怨言**劉幽求
罷姚崇
素忌之奏幽求鬱快散**飾情復怨**張延賞更四鎮所至
職有怨言有詔鞠治民頌其愛及當國飾
情復怨不**宿嫌**李泌初帝在東宮李林甫數構譖勢危
甚及即位怨之欲掘冢焚骨泌以天子
稱所望而念宿嫌示**毗睚必讎**楊炎會元載抵罪俄而得政然
天下以不廣收害根中不能自止毗睚必讎
果於**大怨望**吳通元拜諫議大夫自以久次
當得中書舍人大怨望本傳
用私

始楊炎為吏部侍郎晏為尚書威氣不相下晏治變更元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政銜宿怨將為載報仇裴垪傳垪之進李吉甫薦頗力及居中多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復用銜之會垪與史官將武等上德宗實錄吉甫以垪引疾解史任不宜冒奏挾私怨李德裕遷淮南徙垪太子賓客罷武等史官牛僧孺僧孺聞之以軍事付其副張鷟即馳去淮南府錢八十萬婚德裕奏言止四十萬為鷟用其半僧孺訴于帝而諫官姚合魏謩等共以私怨殺誼士乎李靖高劾奏德裕挾私怨沮傷僧孺以私怨殺誼士乎李靖高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為天下飯客不召嚴挺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飯客不召從孫綬初綬未顯過于閔鄉尉李達達不禮方飯他客不召綬後達罷彭城令過并州晨入謁不知綬也綬方大宴賓客召達至戎客勿起讓曰吾昔羈旅閔鄉君方召客食而不顧我今召客客亦不敢留君達慙不得去左右引出

悖而瘖卧
館數月

狠于自用

韋挺初挺為大夫時馬周為監察御史挺不甚禮及周為中書令帝

欲滿拭用之周言挺狠

釋憾於兄

太宗皇后長孫氏異母兄安業無行父喪

逐后無忌還外家后貴未嘗以為言後與李孝常等謀反將誅后叩頭曰安業罪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

之今論如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

仇不共天

實建德釋斬

祛之怨

陸宣公奏議置射鉤之賊以任其才釋斬

仇讎

不得不用

同上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

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

劉

軌為御史表異式所劾慢辱之及仁軌拜司憲而異式自解仁軌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

夢裏贏

輸王起大和中未第流落河朔為從事多怨朝廷之執政有詩云勸君不用誇頭角夢裏贏輸總未真南部

新頻蒙怨句刺棄遺韓愈贈崔評事頻蒙怨句盧杞忌

張鎰剛直欲去之此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以代杞

即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

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容貌最陋不為三軍

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

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為朕撫盧龍士乃以中

書侍郎為鳳翔隴右節度使鎰知李吉甫李置怨結懼李吉甫李

為杞陰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李吉甫李其才厚遇之陸贄疑有黨出為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

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為忠州刺史使甘心焉既至置怨

結懼人益貞觀初房元齡杜如晦新得君事任稍分重其量

能無少望乘罅切詆辭音疎李紳以文藝節躁太宗怒廢於家蕭瑀傳怨仇所報李紳以文藝節

怨仇所報却卒
能自伸其才

父母讎六

白子夏問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子曰寢苦枕干不仕
弗與共天下

不可與
並生

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

常不
釋兵

禮曰

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 棠君尚謂其弟伍員曰親戚

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

楚殺其
父兄

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

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之

謂君殺其父
不可報也

王孫彌庸見姑

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不殺乃汝伐讎

死而無悔伍子胥伐楚以報父讎周禮調人掌萬人之

難而和諧之

難仇讎也

父母之讎避諸海外 君之讎視父

各親其親

以怨報怨

子無忘孝

人有

辱親結怨

孝不忘

親仁輕侮法

後漢後因

辱人父其子殺之

肅宗貴其死自

輕侮法張敏駁曰

春秋之義子不報讎而法

不減以相殺路不可開也

不葬報讎

蘇不韋父謙為督

郵按美陽令李嵩

輸左校嵩後為司隸刑謙至死不韋乃穿地達嵩在廁

遂殺其妻子嵩乃以版籍地不韋知有備乃掘嵩父墓

斷頭祭父墳標之於市嵩不敢言退位掩塞捕不韋不

得歐血而卒不韋遇赦遂得改葬行喪何休方之伍負

郭林宗曰子胥因吳

走馬引

琴操曰走馬引

擣里牧恭

不韋單特優于負也

走馬引

亡藏山林

郭林宗曰子胥因吳

走馬引

琴操曰走馬引

擣里牧恭

不韋單特優于負也

走馬引

擣里牧恭

不韋單特優于負也

走馬引

亡藏山林

之下夜有馬圍其室明旦視之天馬迹也暢
然悟曰吾以義殺人何以藏遂作走馬引
嘗膽夫差

以報毀父讎漢申咸毀薛宣不孝宣子祝賕客楊明遮

父讎毀父讎所咸於宮門外中丞議不以凡闕論當弃

市朝廷直以為遇人不以義而死讎疾不殺後漢趙喜字

見疾者宜與疾人同罪竟減死伯陽兄為人

殺無子喜結客往復讎家盡疾病喜以因疾殺孔請償

人非仁不殺後仇家自縛詣喜喜不見竟殺之孔請償

母怨李載義初載義母葬范陽為楊志誠掘發後志誠

殺之官屬苦執乃免然盡戕手殺讎人張琇傳高宗時

其妻息士卒具天資驕暴云手殺讎人絳州人趙思舉

父為人殺思舉幼母改嫁仇家不疑思舉長為下邳人

人傭夜讀書久之手殺讎人詣官自陳帝原之

徐君父為縣吏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

時諫臣陳子昂議誅之而旌其閭柳宗元駁其議曰若君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顛號不聞而君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衡讐人之冑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人何誅焉其或君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于吏也死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伐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父母之仇不同天雖及匹夫而猶寢正邦典又何旌焉父母之仇不同天雖及匹夫而猶寢是以子胥不徇伍奢之死卒能發既葬之墓鞭不義之屍取貴春秋垂名萬古元稹授田布節度使制

審

言有孝子

杜審言貶吉州司戶參軍司馬周季重司戶郭若訥誣其罪繫獄將殺之季重將死曰審

言有孝子吾不誣冒戰級私庸兵

張琇父審素為雋州都督有陳纂仁者誣

其冒職級私庸兵詔御史楊注即按纂仁復告審素與
總管董堂禮反堂禮不勝忿殺纂仁以兵七百圍注脅
使露章雪審素罪既而吏共斬堂禮注得出遂當審素
實反斬之琇與兄璘尚幼徙嶺南久之逃還注更名萬
頃理時年十三琇少二歲夜狙萬頃于魏王池理斫其
馬萬頃驚不及鬪為琇所殺條所以殺萬頃狀繫于斧
奔江南將殺誣父罪者然後詣有司汜水吏捕以聞中
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宜貸死侍中裴耀卿等陳
不可帝亦喟然謂九齡曰孝子義不顧命殺之可成其
志赦之則虧律凡為子孰不願孝轉相讎殺遂無已時
蓋以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柳宗元駁復讎議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沉痛而
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子大戮而曰彼推刃之道
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推刃之道
同上父受誅子復讎此是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
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于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

愛死義也是必達
理而聞道者也

願歸死有司

太宗時有即墨人王君操父隋末為鄉人李君

則所殺亡命去時君操尚幼至貞觀朝世更易而君操寡孤隣家無所憚詣州自言操密挾刃而殺之剔其心肝噉立盡趨告刺史曰父死凶手歷二十年不克報乃今刷憤願歸死有司州上狀帝為貸死

兄弟讎

七

白為仇且因斷手

報怨誠謂甘心

子夏問曰居昆弟之仇如之

何子曰仕不與共國街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居從父

昆弟之仇不為魁

魁首

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禮曰

兄弟之讎不反兵

恒執殺具

周禮調人凡和難兄弟之讎避

諸千里之外從父昆弟之仇不同國

此謂諧和不執仇也

孔捨則

崇讎報為傷義

白居易集戊兄為辛所殺戊遇辛不殺居易判云捨則崇讎報為傷義

戊

居兄之讎當執兵而不返辛殺人以義將刺刃而攸難

同救兄有急難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瘡

柳宗元柳州上本府狀救兄傷

以竹刺莫果右臂經十二日身死人莫誠竊以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為心豈思它物救兄有急難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伏乞俯賜興哀特從屈法

交游讎

八

白交游之讎不同國

禮

史豫讓為智伯報讎

乃漆身為癘吞炭為

啞而求殺趙襄子乃伏劍三躍呼天而擊其衣曰吾可以地下報智伯矣因自殺

厲匹夫之志

報國士之恩

士為知己者死

周禮凡和難師長之讎視兄

弟避之千里外

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

不同

為交友報父讎

何顓友人虞高讐未報病甚顓候之高泣訴顓顓感義為復讎後漢人

孔楊炎為元載報

仇

劉晏始楊炎為吏部侍郎晏為尚書盛氣不相下晏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政街宿怨將為載報仇

爭九不爭附

白情因利動

忽則

憑貪恠以肆心

恃彊暴而逞力

讓為義所

爭乃

患爭端

人知

狠無求勝

狠爭訟也

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凡有

血氣皆有爭心

晏子曰

分爭辨訟

在醜夷不爭

醜衆也夷齊也

爭鬪之獄繁

止爭

律者所以定分而止爭也

事末

范蠡曰爭者事之末

爭心

叔向曰先王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有爭心

爭奪相殺謂之人患

禮

見利而

讓義也

嘖有煩言

言悖而出亦悖而入

惡言

忿言連言

惡聲之至必

反之

陵犯

司諲禁出入相陵犯者

勝而無恥不爭不爭

無競致讓

法善勝

不爭而善勝

柔勝剛

弱勝強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

之爭

讓為禮出

爭為禍門

彊在守柔

勝由不競

自勝者彊

惡

言不出於口

忿言不及於身

禮無求勝

道貴不爭

伏不競

伏湛世傳授經清淨

無競東州

理遣

衛玠字叔寶常云人非意相干
號伏不競

孔忿爭

御前

蕭瑀坐與陳叔達忿
爭御前不恭免職除

犯顏爭枉直

徐有功武后僭
位以急變相告

言者無虛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
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益牢

罵競

韋博為
京兆尹

與御史中丞
競不平皆得罪

大臣爭口語

鄭畋同平章事乾符六年
黃巢勢寢盛據安南騰書

求天平節度使畋欲因授嶺南節度使而盧攜方倚高
駢使立功即抗論至相詬慢攜怒拂衣去裾藏於硯因

抵之帝以大臣爭口語
無以示百官乃俱罷

古初

執稱古初朴蒙空洞而無
爭厥流以訛越乃奮紋關

忽振動靜專肆為
浮威柳宗元貞符

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

飢渴壯
之欲歐其

內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際焉
而鬪力大者搏盡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軋兵良者

殺披披籍籍草野塗血然後

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同上

開口爭事

關播盧杞讓播曰以君寡言故

至此奈何欲開口

紛爭帳中

韓全義為淮西行營招討使每議攻戰宦豎十數紛

爭事邪餘見言門

民有鬪爭不決

李戡隱陽羨里陽羨民有鬪爭不決而詣

互詆訾不能決

戡以

數辨爭

李元紘與杜暹數辨爭帝前帝不憚皆罷之

辨爭殿上

李吉甫帝進李

絳遂與有隙數辨

嚴語侵之無所容假

唐史吉頊時武懿宗討契丹退

保相州後爭功殿中懿宗陋短俯僂

項嚴語侵之無區

馬

所容假后怒曰我在乃籍諸武它日安可保御之

使必爭

唐史吉頊貶琰州尉及辭召見泣曰臣去國無復再謂願有所言然病棘請須臾問后命坐項

曰水土皆一益有爭乎曰無曰以為塗有爭乎曰無曰

以塗為佛與道有爭乎曰有之頊頓首曰雖臣亦以為

有夫皇子外戚有分則兩安今太子再立而外諸王並封陛下何以和之貴賤親疎之不明是驅使必爭臣知兩不安矣后曰朕知之業已然且奈何

白孔六帖卷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九十三

唐白居易原本

宋孔傳續撰

詬罵

一

讒謗

二

黜辱

三

羞恥

四

悔恨

五

威虐

六

恐懼

七

愚

八

妖訛

九

呪咀

十

淫亂 十一

別嫌疑 十二

詬罵 一 訴辯附

白詩曰覆背善詈 書曰小人怨汝詈汝 惡聲至必

反之

北宮黜之養勇

褊心

甚口

善詈惡聲

語侵

灌夫以語侵田蚡

言悖

薄言詈語

漢書

衛孫蒯

飲馬于重邱毀其瓶重邱人詬之曰爾父為厲云云

冉堅

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

慢罵

疾惡

惡聲隨之

莊子

言悖

而出亦悖而入 怒不至罵

禮言老子

訴辯訟有孚室惕中

吉

訟不可終必見塞而懼中道而止乃吉也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

始

明則無訟

契之不明

訟所由興

歸逋

不克訟歸而逋其邑易

掇患

自下訟上患至

掇

褫服

易曰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注云以訟受錫榮何可保故終朝褫之者三

分爭辯訟

非禮勿決薄言往訴

甘棠

召公聽訟之所

盈庭

發言盈庭

虞芮質

厥成

速獄

盈庭

周禮以兩劑禁人訟

不滿萬錢不移

書

薛宣貢君為宰相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薛侯之故事

受辭

朱安世曰南山之付

不足受

曉譬曲直

陳實仲弓為太邱長人有爭訟曉譬曲直而退無怨也

歸思

杜幾

為河東守寬惠人相訟為陳大義令歸思之意不盡更來鄉邑咨嗟之

坐獄王庭

對事也傳合

要舉契

晉使王叔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

執競

爭端

曲直

就直助彊

人謂子產

辨而不德必加於戮

辨

膚受之愬不行

焉 煩言對薄孔嫚罵邇臣

裴延齡恃得君謂必輔政少所降下至嫚罵邇臣時

人側目

人都不憾

劉子翼嘗面折僚友短退無餘訾李伯樂曰子翼詈人人都不憾

訾大

臣毀朝政

章雲起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訾大臣毀朝政所言不情貶司直

於坐嫚罵

張嘉貞詔宴中書省與宰相會嘉貞街張說不已於坐嫚罵說源乾曜王峻共平解乃得去

一坐失

色 武儒衡遷中書舍人時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厭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扇曰適從何處來

遽集于此一坐上嫚罵

坐上嫚罵

張茂昭為節度使弟昇璘薄王武俊為人坐上嫚罵武俊怒茂

昭遣人謝乃止

責罵衣冠

嚴挺之名浚以字行侍御史任正名恃風憲至廷中責罵衣冠挺之讓其

不敬反為所劾

加右足馬鬣上嫚罵

白孝德事李光弼為裨將史思明使騎將李龍仙以

騎五十挑戰加右足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登城顧諸

將曰孰能取是賊孝德願以五十騎見可而進追斬其

首以似婦女高仙芝代靈營為四鎮節度使副都護程

還似婦女千里衙將畢思琛行官王滔康懷順陳奉

忠等皆嘗諧仙芝於靈營者既視事呼千里嫚罵曰公

面雖男兒而心似婦女何邪謂琛曰爾奔吾城東千石

種田憶之乎對曰公見賜者仙芝曰爾時吾畏汝威豈

憐汝而賜邪又召滔欲捽辱良久皆釋曰吾不恨矣由

是舉軍侮斥其祖李元諒李懷光反與馬燧渾瑊討之

安之其將徐廷光素易元諒數嫚罵為優

胡戲侮斥其祖又使約降曰我降漢將耳及馬燧至降

於燧元諒見韓游瓌曰彼詬吾祖今日斬之子助我乎

許諾既而遇諸道即數其劉感事見罵賊不空口盧奕

罪叱左右斬之請燧謝射門罵賊不空口安祿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白孔六帖

三

山陷東都被執臨刑罵賊不空口逆黨為變色

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為其

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之而不至為其長者得不怒

而杖之乎

韓愈為河南令上人書

時遭訛罵

柳宗元與楊誨之書時遭訛罵不為之而

則為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推其形鉏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為狂疎人矣

罵先生者不忌

柳宗元

盲宰相

關播李希烈縛李元平因嫚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邪

瞋目

為鄙語辱密

字文化及瞋目為鄙語辱密密顧左右曰此庸人圖為帝吾當折筭驅之李密傳

大罵之

五代楊行密傳安仁義焚東塘以襲常州常州刺史李遇出戰望見仁義大罵之仁義止其軍

曰李遇乃敢辱我如此其必有伏兵遂引軍却而伏兵果發

或至詈詰

韋陟遷吏部侍郎銓綜號

為公平然任威嚴或
至詈詰議者訾其峻
廷中責詈衣冠嚴挺之侍御史任
中責詈衣冠挺之讓
其不敬反為所劾
相詈訾劉崇曾見田令孜沒階趨
廢制度自崇始其相訾訾
俚淺稽校
警市人然

讒謗二

分謗附

白小人在側

君子信讒

惑蠱君臣

交亂邦國

讒慝之口采苓刺讒

也

晉獻公好聽讒

讒慝宏多

魯不堪晉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

可謂明也已矣

盜言孔甘

巧言如簧

職為亂階

貝錦之刺

刺幽王也

彼譖人者

亦以太甚

取彼譖人投畀豺虎

敗言為讒 世亂讒勝 讒諂竝進 青蠅之刺

詩曰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費無極楚之讒人也

四國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智者除讒以自安子常愛讒以自危

子常

使不聰明也衆口鑠金毀積銷骨掩鼻之譖鄭袖之計靖譖服讒 掇蜂

之謗尹吉甫妻小人在位讒口君子退身憂心悄悄讒臣在

中主人蠹也史讒諛得志 投杼之疑讒言至三慈母偽言

惑志 聞流言不信 讒說殄行讒言能絕驕人好好

咄夫蕙苾之謗馬援從南方歸載蕙苾及援死得罪人

信信

人皆譖言前所載者皆明珠文犀

人皆譖言前所載者皆明珠文犀

人

之多言亦可畏也

讒人罔極

交亂四國

采葛懼讒也萋斐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厚誣

謗書一篋

史甘茂曰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樂羊反語功文侯

示之謗書一篋也

胥動以浮言

傳沓背憎

緝緝扁扁謀欲

譖言

人之為言胡得焉

官謗服讒

惠掩謗

謗謗言乃止

子常殺費無極

內讒

狐哭謂申生曰雖盡外敵猶有內讒

蜎蜎

蜎蜎謂從中起國語

媒孽

其以短

人毀去官

上召季布至無所受令歸布曰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官臣云云上曰河東吾

股肱郡故召君

分謗惡有所分分謗生民

子罕執扑

宋築城詎曰澤

門之哲實與我役皇國父也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也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扶其不勉者乃止傳言子

罕能分

獻子徇囚

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救之至則已斬矣卻子使連以徇曰吾以為分謗

也恥獨為君子孔鷲鷲嗷嗷

柳宗元貶永州司馬詒蕭使書曰讒語轉侈鷲鷲嗷

嗷漸成狂人飾智求仕者更詈僕以仇仇人之心

不能自明

又書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

議不能自明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搥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辭列卒光史冊管仲遇盜升為

功臣匡章被不孝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話欲望人之明已不可得也

詆所進兵

皆鏤定秦字

章阜不與阜者詆所進兵皆鏤定秦字有陸暢上言臣向在蜀知定秦者匠名也由

是議連城白壁遭讒毀

李白鞠歌行楚國青蠅何太多連城白壁遭讒毀荆山長號泣

血人忠臣死為則足恥

白玉棲青蠅君臣忽行路

贈宋少府上

停詔免

王晬死

李勉遷梁州都督山南觀察使勉以故吏前密

其故乃為權倖所誣勉詢將吏曰上方藉牧宰為人父

母豈以諧言而殺不辜乎即停詔拘晬飛表上聞晬遂

獲免

知佞之讒讒忠

沈顏讒國宰詬讒子胥而吳滅趙

舊史

楚昭奔新尚讒屈原而楚懷囚故曰

張口沫舌

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讒國

張口沫舌

文粹段

古之非人也張口沫舌指數於衆人人得而防之今之

非人也有張其所違頤戚而憂之人不得而防也豈雕

刻機杼有淫巧

羣邪沮謀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靈

乎言非有乎羣邪沮謀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

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元忌公先達每切中傷

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日升為同列

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羣邪沮

謀直道不勝十年罷政事陸贄贊

德宗之不亡顧不幸

次定四庫全書

白九六帖

六

哉在危難時聽贊謀及已平追仇盡言

拂然以讒倖逐猶弃梗至延齡

輩則寵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夫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訾邪陸贊贊

詩

人斥譖人最甚投之豺虎有比不置也

如羣栖楚革則然肆訐以示公

結黨以植私其言纒纒若可聽卒而入于敗亂也孔子所謂順非而澤者歟利口覆邦家者歟竇羣劉栖楚贊

出醜言

裴度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撓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邳令裴囊才吏也不為禮因誣案

出醜言送詔獄度見延英言囊無辜乃釋

信讒

竇建德大將王伏寶數持兵功略在諸帥上或讒其反建

德殺之伏寶臨死呼曰我無罪王何信讒自刈左右手乎

奇詆

段文昌憲宗數欲親用頗為韋貫之奇詆

僣蹇不得進

為辨謗略

唐次實參數薦之參敗出為開州刺史積十年不遷韋皋鎮蜀表為副史

德宗諭皋罷之次身在遠久抑不得申以為古忠臣賢士懼讒毀被放至殺身君且不悟者因采獲其事為辨

謗略三篇上之帝益怒曰是乃

以古昏主方我改夔州刺史

不以讒害良士

尉遲恭從擊王

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恭且亂囚之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曰恭慄敢今執之猜貳已結不即殺後悔無及也王曰不然恭必叛寧肯後尋相者邪釋之引見卧內曰丈夫以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胷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下令求謗者

崔善為累左丞用清察稱諸曹史惡之以其短而偃嘲曰曲如鈞例封侯

欲沮罷所任帝聞寇之曰昔齊末姦吏歌斛律明月而高緯闇不察至滅其家朕雖不德幸免是因下令求謗者謗正直為佞人憎

皇甫無逸有告無逸交通蕭銑者時無逸與行臺僕射竇璡不協因

表自陳并上璡罪有詔劉世龍溫彥博按之無狀遂斬告者而黜璡及還帝勞曰比多譖毀但以正直為佞人

憎爾無逆
頃首謝

毀短百為

魏徵亡帝思不已登凌烟閣觀畫像賦詩悼痛聞者媚之毀短百為

魏徵上疏曰

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一人之毀未必可信積年之行不應頓虧陛下不察其原以

為臧否使讒佞得行守道疏間

讒邪者進

又疏隋煬帝外示威重內行險忌讒邪者進忠正者退

勿令讒毀者害

長孫無忌二十三年帝疾甚翌日與遂良曰我有天下無忌力也爾輔政勿令

讒毀者害之

厚謗醜言

韓瑗褚遂良貶潭州都督明年瑗上言遂良遭厚謗醜言損陛下之明折

志士被讒謝病

李百藥開皇初授太子通事舍人被讒輒謝病去

不願知

后謂曰卿在汝南有諧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賞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諧者乃不願知

皆讒惠

辛替否上疏曰國家所愛者實賞皆讒惠

不受讒言

褚遂良帝曰朕行有三二斤遠

羣小不契必何力或讒之帝曰何力入延陀如涸魚得

受讒言水其脫必遽帝曰若人心如鐵石殆

不背諧短李昭德武承嗣任文昌左相昭德諫承嗣已

我王不宜典機衡以惑衆庶且父子猶相篡奪

況姑姪乎后乃罷承嗣為太子少保承嗣恨諧短之激

后曰吾任昭德而獲安枕是代我勞非而所知也

切魏徵奏人臣上書不激切即近訕謗被飛謗

能起人主意激切即近訕謗左右有毀徵阿

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曰徵為人臣不黨親戚者帝

能著形迹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責也得入其則

武氏為昭儀潛斃兒衾下伺帝至陽為歡言發衾視兒

死矣又驚問左右皆曰后適來昭儀即悲涕不自勝帝

怒曰后殺吾女往與妃相讒媚以讒下遷宗室孝逸咸

今又爾邪由是昭儀得入其名稜然武承

嗣等忌之以讒中傷隱太子建成秦王偶獨泣帝顧不

下遣施州刺史樂妃緩因得中傷之為建成游說

曰陛下春秋高當自娛秦王輒悲泣正為嗔忌妾屬耳
陛下萬歲後王得志妾屬無遺類東宮慈愛必能全養
乃皆悲不自勝帝惻然遂無易太子意為姦臣所擠段秀實晚節偃蹇為
然遂無易太子意為姦臣所擠段秀實晚節偃蹇為

專情誓色

李實公卿為讒短遷斥者甚衆專情誓色見顏問

詆切時政

李宗閔與牛僧

相李吉甫惡之

讒短百緒

陸贄與裴延齡姦佞得君天下仇惡無敢言竟以太

子宥客罷贄延齡揣帝意薄讒短百緒帝遂發避謗又

規其太過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違它邨乎

既放荒遠嘗聞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同上

以讒倖逐

陸贄贄德宗在危難時聽贄謀及已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弃梗至延齡輩則寵

任盤石不移如山訕短時政張鷟多口語巧文詆毀張

昏佞之相濟也

訕短時政

張鷟多口語

巧文詆毀張

宇文融恚恨勅奏說引術士夜祠禱說既罷恐說復讒用巧文詆毀素忿說者又著疾邪篇帝聞因令致仕讒

焰少衰

李德裕王璠入為左丞與李漢共譖德裕嘗賂仲陽導王為不執帝感其言召王涯李固言路

隋等質之涯璠漢三人語益堅獨隋言德裕大要近譖臣不宜有此讒焰少衰遂貶德裕為太子賓客

短

李峴奏常參官舉才任諫官憲官者無限員不踰月為要近譖短遂失恩罷

待之以誠糾

之以德

崔羣帝嘗語宰相聽受之際不亦難乎比詔學士集前世事為辨謗略以自警鑒其要云何羣

對無情曲直辯之至易有情則欺為難審也故孔子有衆惡譖潤膚受之說以其難辨也若陛下擇賢而任待

之以誠糾之以德則人自歸疾讒韋處厚李逢吉得柄

正而不欺以欺帝聽其言疾讒李紳逐為端州司馬其黨劉栖楚等欲致紳必死處厚上言逢吉黨與以紳之斥猶有餘辜人情危駭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此古人疾讒之深也。紳由是免。日肆讒。基馮宿詔權知諫議大夫宰相。

中人宣授馮宿怨執政不與已乃日肆讒。裴宸天復初

基與皇甫鏘相附離多中傷正人君子。裴宸帝密語

韓偓曰陸贄裴宸孰忠於我偓曰宸等皆宰相安有它

賜帝曰外言宸不喜我復位元日易服奔啟夏門信不

偓曰孰為陛下言此曰崔允令孤渙偓曰設宸如是是

亦不足責陛下反正宸素不知謀忽聞兵起欲出奔耳

陛下責其不死難則可以指馬獻蒲先害忠良。蘇安恒

為不善乃讒言也帝遂悟。指馬獻蒲先害忠良。魏元忠

為張易之兄弟所誣獄方急安恒獨中救曰易之兄弟

無功德但以馮附不閱數暮位勢隆極指馬獻蒲先害

忠張嘉貞。遷中書令帝數幸東都洛陽主簿王鈞者為

良張嘉貞。嘉貞緒第會以賊聞有詔杖之朝堂嘉貞畏

穢染促有司離結百計。郭子儀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

連斃以滅言。離結百計。帝有功忌宿將難制離結百計

因罷子儀副元帥為肅宗山陵使子儀懼
讒且成盡哀肅宗所賜詔數千餘篇上之
飛語楊炎開元時肅

嵩嘗度曲江南欲立私廟以為天子臨幸處乃止後炎
復取以立廟飛語云地有王氣故炎取之帝聞震怒會

獄具詔三司同覆**張滂**班宏實參又以江淮兩稅置巡

賤崖州司馬同上**張滂**院官令宏張滂共擇張滂欲得

薄最宏不與滂奏有詔分掌宏見宰相辭曰宏主漕歲

得江淮米五十萬斛前年至七十萬今職移於人敢請

罪滂在側讒曰公所言非也朝廷不奪公職乃公喪官

緡縱姦吏自取咎爾凡為度支使不一歲家輒鉅億僮

馬產第侈王公非盜縣官財何以然上既知之故令

滂分掌令公無乃歸怨上乎宏不荅於是移病歸**其**

言虛誣顏真卿元載多引私黨畏羣臣奏事多挾讒毀
請每論事先皆白長官白宰相詳可否以聞真

卿三疏曰其言虛誣則讒人也宜誅殛之其言不誣則

正人也宜獎勵之捨此不為使衆人謂陛下不能省察

密言晟不可久持兵

李晟張延賞當國故與晟有隙後雖詔講解而陰不與也密言晟不

可久持兵更薦劉元佐李抱真經略西北俾立功以間晟帝感其言

諧煩碎非廟器

柳玭昭宗

欲倚以相中官諧玭煩碎非廊廟器乃止

為所諧短

楊於陵拜中書舍人時京兆李實恃恩暴橫於

陵與所善許孟容不離附為所諧短徙秘書少監

為飛語聞京師

出為嶺南節度使監軍許

遂振者悍戾貪肆憚於陵不敢撓以私則為飛語聞京師憲宗不能無惑有詔罷歸

被諧繫獄

真

卿調犀浦主簿長史陸象先異之轉蜀尉蘇頲代為長史被諧繫獄為梭欄賦自託頲遽出之

造為醜

辭鄭綱遷門下侍郎始盧從愿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路從史辭路之糧請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諧綱漏

言於從史帝怒坐浴堂殿召學士李絳語其故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者帝曰吉甫為我言絳曰

綢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夫鼠梟獍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為醜辭以怒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

受謗與人

受謗與人傷陛下之明今吏負末乏而調者多益以功
優準平格以判留人去者十七彼且鼓譏說以投疑于

上此臣所
大懼也

讒陰謗卒
死都市

語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惡其莠言之蠹政也養
謂似信而詐似忠而非便便可以動心捷捷可以亂聽

薏苡惑珠

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

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覺寤昭帝保秦鏡破膽

明則二主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辨

元稹戒風俗文苟非秦鏡肉腰刀

李林甫嫉賢妬能潛破膽堯羊觸邪時君聽之

之肉腰刀

李義府號曰人猫

本

笑中有刀

上同

多田翁

文

融為括田使恃權諧毀不附己者奏言從愿

聖慮先辨

田園數百帝聞果不喜呼從愿為多田翁

聖慮先辨

謗何由興

漢下洎隋朝求史籍之忠賢懼讒謗之事迹

叙瑕壘之本末紀誣詠之淺深編次指名勒

官堅切齒

成十卷備乙夜之觀則聖慮先辨謗何由興

官堅切齒

房瑄宋申錫為讒所死官堅切齒時宰無敢辨

猜諧遽

者瑄固請出獄付外與衆治之天下重其賢

猜諧遽

行魏徵贊君臣之際固不難哉以徵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

身沒未幾猜諧遽行始徵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

子小人未嘗不反復為帝言之
以佞邪之亂忠也久猶不免

浩浩者易污
曉曉者難

全同姦人排恨幾不免

張說贊中為姦人排恨幾不免自古功名始終亦幾希

黃

金消衆口白壁竟難投

李白送薛九詩

賢聖遇讒慝不免人君

疑

天風拔大木禾黍成傷萎寓言同上

二桃殺三士詎假劍如霜

衆女妬蛾眉雙

花竟春芳懼讒上

辯讒貴於明恕

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在求之以情陸贄奏議論所宣事

狀

竹籠沉京口

南唐徐融夜宿金山詩淮船分蟻點江岸聚蠅聲烈祖性嚴忌宋齊邱諧之竹

龍沉京口南唐近事

不附者潛被瘡痛

牛羊日厯李逢吉惡其為人牛僧孺乃與楊虞卿兄

弟驅駕輕薄毀短逢吉又惡裴度之功曾進曹馬傳以謀陷害虞卿又結李宗閔之門人盡驅之牛門此外有

不附者潜被瘡痍遭之者謂之陰毒傷寒京口語曰太牢筆少牢口東西南北何處走太牢僧孺少牢虞卿

禍階初負謗

杜詩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故禍階初負謗易力何深擠

似錦言應巧

如絃數易欺

元稹百韻

詆訕盈朝萋斐成市

柳宗元上裴相書廣畧初定異

議紛然詆訕盈朝萋斐成市

世道難於劍讒言巧似簧

元稹詩

人君之

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

漢昭帝是也年十四

而知燕王書詐後有諧霍光者上輒怒曰敢有諧毀者生之周成王有慚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李德裕窮

愁涸魚得水其脫必遽

契必何力被執也或讒之帝曰何力入延陀如涸魚得水其脫

必遽帝曰不然若人心如鐵石殆不背我會使至言狀帝泣下即詔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許延陀尚主以求

何力乃得還

有喙有耳相郵傳作醜語柳子蜀之寶貨皆入崇

韜唐臣郭崇韜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李從襲等共誣之延嗣還上

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

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疋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邪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

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后教彥珪矯詔魏王

殺朋讒奇中桓彥範傳是時武三思以遷太后恚慮不利諸武而韋后雅為帝寵且畏三思與然

亂由是朋讒奇中未幾罷彥範等政事

黜辱三

白辱在泥塗

絳

城下之盟

取辱之事

雖死不辱

宋公靳之

宋南宮長萬為魯獲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萬疾之遂殺公注戲而相愧

曰廷辱

辱莫大焉恥辱

辱以激之

蘇秦貴達張儀諂之秦坐之堂

下食以僕妾之食曰張君吾才不及而未達故恥辱以激之儀大恨乃之秦蘇秦密使人持金濟窮困不使言

之儀達方知曰

食以莖豆

范雎大具請賓客使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使黔徒夾馬

而我謝蘇君

而飼

胯下

韓信被淮陰少年辱之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胯下信俛而出於胯下淮陰市人皆大笑之

困辱為榮

史呂起

知足不辱

老子

壽則多辱

莊子

孔小兒所辱

高銖徙太常卿嘗罰禮生博士李愬慍見曰故事禮院不關白太常故卿蒞職博士不參集罰小吏隲舊典銖

嘆曰吾老不能耐辱居士司空圖自目省吏貽駭裴坦

退為小兒所辱耐辱居士為耐辱居士省吏貽駭裴坦

綯薦為知制誥而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回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

愧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貽駭以為唐興無有此辱人為坦羞之

至加粹辱裴濟遷左補闕於是兩河用兵憲宗任官人為館驛使檢稽出納有曹進玉者恃恩倨甚

使者過至加粹辱宰相李吉甫奏罷婦人過忤更使外

之會伐蔡復以中人領使溝諫之婦人過忤更使外

辱乎玄宗貴妃楊氏復得譴還外第國忠謀於吉溫溫

鐵鎖地更使外癡物辱九卿五代盧程有假驢夫於程無例程怒咎吏背少尹任園莊宗姊婿也詣程訴其不可程戴華陽巾衣鶴氅據案決事視園罵曰爾何蟲豸

恃婦家力邪園不對而去夜馳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誤相此廢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盡

以事凌辱

慕容彥超杜仲威反於魏高祖以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為都部署以討之以彥超為副

彥超數以事凌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尿塞口以自訴高祖知曲在彥超遣人慰勞行周召彥超

責之又遣訪行周謝過

摧折氣愈下韓愈書懷數使酒辱周

太祖于軍中

漢臣蘇達吉嘗從高祖征鄴數使酒辱周太祖于軍中太祖恨之五代史身幽

辱不忘朝廷

唐儉為劉武周所擒武周敗入突厥儉封府庫籍兵甲以待秦王帝嘉儉身幽辱不

忘朝廷詔

復舊官

羞恥四

白苞羞 或承之羞 君子有恥

有其位無其言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有恥

若撻于市

其心愧恥

不恥不仁

小

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

勝而無恥

恥過作非

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一

慙之不忍終身慙之

知恥近乎勇無羞惡之心非人

也 不恥惡衣惡食

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

卑陬失色

莊子言子貢

赧然流汗會稽之恥

范

三敗之辱

曹沫

宿恥刷恥

並漢書

孔趙惠伯殯

嚴郢楊炎之罷盧杞引郢為御史大夫共謀炎罪即逮捕河中觀察使趙

惠伯下獄楚掠慘棘鍛成其罪卒逐炎崖州惠伯貴州天下以郢挾宰相執仇為不直然杞用郢敗炎內忌郢

才因按蔡廷玉事殺御史鄭詹出郢為貴州刺史道逢樞賓問之或曰趙惠伯之殞郢內慙忽忽歲餘卒羞

帳流汗

閭立本初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召立本俾狀閭外傳呼畫師閭立本是

時已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縮頸羞汗沙陀贊熟視帝研吮丹粉望坐者羞帳流汗

不亦面頸發赤抑首吐氣盧從史為不法君陰爭不從鄙乎面頸發赤抑首吐氣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

面頸發赤抑首吐氣不敢出慙顏如甲進士王光遠干一語以對之韓文孔君誌

遭笞辱亦不愧恥時人語曰光遠覘歌姬命飾粧使詳慙顏厚如千重鐵甲也天寶遺事

視柳棠應進士舉時嚴舍人重之諸歌姬方戲於階間輒覘之牆頭何人也曰柳生也遽使姬者飾粧使視

恐牆上遠見不甚分明請細觀韓信羞將絳灌比恥逐矚棠深大慙而去雲溪友議

屠沽兒李白

感然汗出以慙

韓文

或面窮詰無不羞汗

劉

頃上書有不稱旨或面窮詰無不羞汗

厚顏懷愧

柳宗元送苑論序余不厚顏懷愧而陪其遊久

矣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

韓文

博士紛汨非病士所宜

裴耀卿改右僕射而李林甫代之上曰林甫至本省具朝服劍佩博士導郎官唱接禮畢就耀卿聽事乃常服以贊者主事導唱林甫驚曰班爵與公同而禮數異何也耀卿曰比苦眩不堪重衣又郎博士紛汨非病士所宜林甫媿生於中顏變於外韓文淫汨醜然武三思二張痛屈節為懷義御馬倡言昌宗為王子晉後方蒸蠹三思身引公卿歌詠淫汨醜然如人而不恥也縮縮媿沮吐蕃弄贊見中國服羞媿以手掩面閩王繼鵬既立更飾之美縮縮媿沮名昶晉高祖遣散

騎常侍盧損冊封昶闕王損至昶稱疾不見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騶僮甚盛亡日損遇乙于塗布衣芒屨而已損使人謂之曰鳳閣舍人何偏下之甚也乙羞愧以手掩面而走昶聞之怒損稍侵辱之昶還無

痛心疾首思刷厥恥

蕭銑報董景珍書曰我先君昔事隋職貢無廢乃貪

我土宇滅我宗祏我是痛心疾首思刷厥恥羞縮待之如初則天皇召方中為蠱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因是召西臺侍郎上官儀儀指言后專恣失海內望不可承宗廟與帝意合乃趣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遽從帝自訴帝羞縮待之如初

悔恨

五

白悔而不及

雖悔可追

往者不可諫

食已

伍負曰不

滅越後雖悔之不可食
已言何悔事不可消
動而有悔
悔自動而生
魏其

夫恨相知
孔自恨死
段秀實初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

之晚也
半是歲大旱農告無入令謀曰我知入不知旱也農往

訴秀實署牒免之令謀怒召農責曰我畏段秀實邪以

牒置背上大杖擊二十與致庭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

即自裂裳裹瘡注藥賣已馬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罵

令謀曰汝誠人乎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賣而市穀入

汝汝取之不恥令謀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見段公一

夕自
恨死
椎坐
悵恨
彈指
流血
敬暉三思濁亂暉每椎坐
街

恨
張嘉貞遷中書令出為幽州刺史說代其處
嘉貞街悔謂人曰中書令幸二負何相迫邪
勸朱泚

入朝
蔡廷玉勸朱泚入朝泚將聽諸校怒縛廷玉辱之

無撓辭泚不忍殺因歲餘出之謂曰而亦悔乎廷

王曰導公為逆即悔勉公

忿恨

薛逢初與彭城劉瑑交

以義何悔為復繁滿歲

易之球稍親近逢扼腕

恨李

縮氣

恨恨黃土覆面無

恨九原

元稹謝表萬一歸還不敢更望得見天顏但得

臣無任自恨自慙

忠正負冤恨

杜甫

恨恨

崔元略初中

攀戀聖慈之至
崔植而元略謬謂植入閣不如儀使御史彈
治及宰相以二人進元略果得之植恨恨

威虐

六

白北風刺虐也

衛國並為威虐

滅德作威

依勢作威

敷虐

於百姓

懼其凶害

虐我則讎

播戎毒于遠邇

戎犬

也敢行暴虐 殘害于爾萬姓 流毒下國 謂暴無

傷 毒痛四海

痛病也

結怨于人

洪惟作威

暴殄天

物 害虐蒸民

其虐滋甚 將戕于子

我殘殺也

唯戮是

聞以人為土芥

視人如讎

不教而殺謂之虐

不戒視成

謂之暴

政暴

刑肅俗弊

苛政

猛於虎

虐使其人

忍人疵國

威

克厥愛

以戕害為藝

是樂殺人

剝喪元良

賊虐諫輔

亂罰無罪

殺戮無辜

哀矜

庶戮之不辜

報虐以威

言誅其虐

脯醢

紂脯鬼侯醢刑侯

焚炙

忠良

剗剔

孕婦

斲朝涉之脰剖賢人之

心暴政

淫刑

政荒民散

塗炭

土芥

賊賢害人

暴內

內國

中刑

糾暴

周禮以國刑糾暴

虐用其人

怨毒之氣

慎烈之聲

孔殘

忍為政

李實吏乞貸毫釐輒死按之無罪者猥曰死亦非枉復殺之專以殘忍為政實貶通州長史市

人爭懷瓦石邀劫之實懼夜遁去

姦邪苛刻

皇甫鏞裴度表罷政事極論鏞姦邪苛刻天下怨之

將食其肉小忤已不得死地不止

盧杞

狙害隱毒

李希烈反杞素惡顏真卿

挺正敢言即令宣慰其軍卒為賊害故宰相李揆有雅望遣為吐蕃會盟使卒于行李消以徐州降有所經略

使人誤先白鎰杞怒沮解之不使有功其狙害隱毒天下無不痛憤以杞得君故不敢言

忍於傷殘

陸贄傳李希烈果於奔噬忍於傷殘據蔡許富全之地而益以鄧襄虜獲之寶東寇則饒道阻北窺則都邑震

比所謂
急也

當其忍斷雖其愛不少隱

則天皇皇后武氏每視
朝殿中垂簾帝與后

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當
其忍斷雖其愛不少隱也

姦臣肆虐

王義方擢侍御史
不再旬會義府縱

大理囚婦淳于迥其丞畢正義縊死無敢白其姦義方
問計於母即上言今陛下撫萬方而有之蠻區夷落罪
無逃罰況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不自主出而
下移佞臣履霜堅冰彌不可長請下有司雜治

恐懼

白齋咨涕洟 夕惕若厲 困于艱阨 涉于春冰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若蹈虎尾 憂心如醉

如心之
醒

憂矣 知我者謂我心憂 隱憂 憂心悄悄

惓于
羣小如

驚之巢幕

危懼也

內省不疚何憂何懼 子畏於匡 君

子有三畏 有威可畏 亦可畏也 惴惴其慄

不足畏也

魏勃股戰 則志不懾 貧賤好禮吁可畏也 搶攘不安 惴

恐 使民戰慄孔為危惴可憐者 蘇味道證聖元年與

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為危惴 惴憚

可憐者武后聞之放錫嶺南纔降味道集州刺史 惴憚

李訓天子傾意宦官 雖盛寒必流汗 宰相貴甚羣臣無

衛兵皆惴惴迎拜 敢鈞禮惟祿山倚恩入謁倨林甫欲諷寤之使與王鉉

偕鉉亦位大夫林甫見鉉鉉趨拜卑約祿山惕然不覺

自鑿折林甫與語揣其意迎刮其端 朝廷重足 許敬

山大駭以為神每見雖盛寒必流汗 宗朝

廷重足事之威寵
劉總比年上書請覲使問行期乃不

熾灼當時莫與比
意造至范陽為開示禍福總
懼矍然若兵加於頸溫造
百僚謁事畏惕未嘗敢及

以私韋處
輔政須大怖乃得玄宗時有金梁鳳者頗言

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謹責驛吏榜之更
突入射謹兩矢幾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毛髮為森豎**

李德裕宣宗即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懼形
曰自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毛髮為森豎懼形

于色
五代趙瑩晉高祖將起兵太原以問諸將吏或贊
成之瑩獨懼形于色勸高祖毋反高祖雖不用其

言心甚
聞人足聲輒悸
韋執誼已失形勢知禍且及雖
愛之尚在位而臨事奄奄無氣聞人

足聲輒悸
雖冬月未嘗不流汗
桑維翰狀貌既異素以
動至于敗
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

臣見者無不屈服張彥澤以驍悍自矜為國家深可畏
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五代史

者六

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其言曰為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大象變

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人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真言不聞深可畏也識者皆多澄言切中時病五代史明宗本紀

芒刺在背

崔日用嘗謂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適時制變不冉始謀然每一反思若芒刺在背云

持軍嚴

雖盛夏號令士皆若負霜雪李密傳

愚

白愚人

老子曰我愚人之心也純純然

下愚

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古之愚也直

今之愚也詐

無惠

傳曰周子有兄無惠不能辨菽麥

智者詐愚

如

愚

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蠢而愚

夏尚忠其人之故

愚夫

愚婦

其愚不可及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詩之失愚

一得

愚者千慮亦有

得一高柴見非於孔門

子曰柴也愚

王陵獲稱於漢氏

漢高祖曰王陵

少蠢愚者闇於成事

三赦

周禮三赦三曰蠢愚謂癡愚也

愚而好自用

禮陳大夫鬻壯而頑

愚谷

愚公移山之谷

善畏月

孫卿子曰夏首之南

有人曰消蜀良其人愚善畏月明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仰見其髮以為伏魅踏而走氣絕而死

昧者

不知 詩曰括人之愚

佯愚

蔽蒙之人

莊

被髮童子日

月照之則行

莊子

童子何知

比頑童

書

我愚人也不知

義之所適

禮之所將甚乎無適莊子

宋人有守株之愚

刻舟膠柱

趙大

夫也 孔陽為愚

安祿山時宰相李林甫嫌儒臣以戰功進尊寵間已乃請顯用蕃將故帝寵祿

山蓋牢羣議不能軋辛亂天下林甫

陸贄上書曰

所謂

啟之也祿山陽為愚不敏蓋具茲 至愚而神夫蚩蚩之倫或昏或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秘靡不傳所為靡不効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

明王之時智者用

愚者伏

用者宜邇伏者宜遠柳宗元愚溪對

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

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

皆不得為真愚柳宗

元愚漢

詩序

剛正者謂愚

唐史韓琬上書

愚不可教

后妃尚宮宋若昭父廷芬能辭

章生五女皆警惠善屬文廷芬男獨愚不可教為民終身

顓臾蒙愚不知所如

柳宗元答

問僕乃卑庸擻草離疏空虛竊聽道塗顓臾蒙愚不知所如固不足以抗顏擻舌而與之俱

愚者果

於自用

柳懲咎賦愚者果於自用今惟懼夫誠之不一

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

於上

而強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周臣傳

蠢甚

丹陽公主下嫁薛萬徹萬徹蠢甚公主羞不與同席者累月太宗聞而笑焉

課愚對聖

劉洎諫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等級遠絕勢不倫擬故課愚對聖持卑抗尊雖思自彊不可得已

愚而內敏

婁師德外愚而內敏表晦而表明出朝野僉載

妖訛

白偽言難信何必徵辭

齊俗易驚宜所知禁

國時有恐

以妖訛相驚

執

左道以亂政

左道巫蠱

假鬼神以疑衆

時日卜筮疑衆殺

熒惑於人

言經營惑亂也

宜遵國禁

無俾世迷

而胥動以浮言

恐沉于衆

請張為幻

請張作詐以為幻惑

崇飾訛言

肆行幻術

惑蠱虛

去邪勿疑除惡務本

亂常

連庚納邪

既叶前言則非左道

姦之大者

法可逃乎妖

由人興

答將誰執

造言之刑

亂人之刑

周禮八刑糾萬人七曰造言之刑八

曰亂人之刑注造言造作訛言惑衆也亂人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

辨惑

知防執禁亦祇以

異驚俗變風他能自無妄憑虛狹邪人無覺焉妖不自作人

棄常則妖興氣馱人之所忌氣行非正法思豈無邪動以

浮言衆寧不惑不得中行寧非左道左道雖則非妖於人且為

無政先去惑人貴知常苟於衆而可疑雖非妖而必禁去邪除惡宜絕

本作偽飾辭勿聽枝葉思匪無邪動必辭雖徵於捕影罪難

刑謀則不臧言非無罪孔化為男子崔義元遭婺州刺史時

仙去與鄉隣辭訣或告其詐已而捕得詔釋不問於是

姻家章叔允妄言碩真自天還化為男子能役使鬼物

轉為熒惑用是能幻衆自稱文佳皇帝以叔允為僕射

破婺州攻歛殘之分遣其黨圍婺州義元發兵拒之

治丹剔小兒肝心

楊虞卿大和九年京師訛言鄭注為帝治丹剔小兒肝心用之民相驚局

護兒曹帝不悅注亦內不安而雅與虞卿有怨即約李訓奏言語出虞卿家

蛇虎導軍

薛季昶擢

給事中夏官郎中侯味虛將兵討契丹不利妄言賊行有蛇虎導軍后惡其詭拜季昶為河北道按察使季昶馳至軍斬味虛以左道惑衆

班宏高適鎮劍南表為觀察判官青城人以左道惑

衆謀作亂事覺誣引屯將規緩死衆兇懼宏驗治即殺之人心大安

金頭王

李匡威留深州遣其屬李

抱真上書願入朝時京師數寇難人人危懼傳言金頭王且來皆亡竄山谷

馮詭惑說妖祥

李邕中宗立鄭普思以方伎幸邕諫曰陛下躬政日淺有九重之嚴未聞道路橫議今籍籍皆言普思馮詭惑說妖祥陛下不知猥見驅使託神詭衆

董昌託神以詭衆始立生祠刻香木為軀內金玉紈素為

肺腑見而生妻媵侍別帳百倡鼓吹於前屬兵列護門
所屬州為土馬獻祠下列牲牢祈請或給言土馬若嘶
且汗皆受賞昌自言
訛言韓朝宗始開元末海內無事
有享我者我必醉
訛言兵當興衣冠潛為避世

計朝宗廬終南山為長安尉霍仙奇所發
玄宗怒使侍御史王鉞訊之貶吳興別駕
非衣小兒度

實歷二年度請入朝達言黨大懼權與作偽誣云非衣
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以度平元濟也都城東

西岡六民間以為乾數而度第平樂里直第五岡權與

乃言度名應圖識第據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欲以

傾度天子獨
狹母鬼五行志咸通十四年秋成都訛言

能明其誣
有狹母鬼夜入人家民皆恐夜則

聚坐或曰某家見鬼眼
去君著黃黃巢贊廣明元年巢

是然如燈焰民益懼
始盜京師自陳唐去

君而著黃明黃且代
言任見右廂天子五行

唐也嗚呼其言妖與
言任見右廂天子五行

右廂天子
言任見右廂天子五行

白孔六帖
孟西

志族鹽

武后時民飲酒詠歌曲終而不盡者謂之族鹽

曲遍繁聲謂之入破

五行

志天寶後樂曲亦多以邊地為名有伊州甘州梁州等至其曲遍繁聲皆謂之入破又有胡旋舞本出康居以族轉便捷為巧時又築臺以候玉女李軌有胡巫妻曰尚之破者蓋破碎云

天來遂召兵築臺以候女多所靡損

呪詛

白厥口呪詛

言怨上也

三物

詩曰出此三物以詛爾私

呪我

范文子使祝宗祈死曰愛

我者惟呪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

有咀有呪

咀有呪亂之本也

有損

晏子者祝有益也詛亦有損雖具善祝豈勝億兆人之詛者

行出犬雞

鄭莊公使辛出

邪行出犬雖以詛射諷考叔者君子謂莊公失政刑矣
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夫婦皆詛

左傳云

善祝孔與下呪

秦瓊後歸王世充與程饒金計曰世充多

詐數與下呪
誓與非撥亂主也

致龍起雨

西域天竺國信盟誓傳

向

殿哭

劉崇望李礪言崇望為宰相使觀吏日夕謁左軍與復恭相親厚純中慘帶不入禁門崇魯向殿哭

厭詛天祚
殆人之妖

禁呪莫不有

五代王建及莊宗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梁戰艦者至於吐火

禁呪莫不有

詛師毒口牙

舌作霹靂飛韓愈譴瘞鬼詩

呪禁教以博士

署四曰呪禁師皆教以博士考
試登用如國子唐史百官志

告以厭詛

徐有功實考

奴怖以妖祟教為夜解因告
以厭詛給事中薛季昶鞠之

淫亂十一

淫溺 淫奔 奸
自戒附

白內作色荒

朋淫于家

妻妾亂也

冒色

商王受沉湎冒色言貪色也

淫

風

徇于貨色時謂淫風

汙行

管子曰桓公云寡人有所行不幸而好色姑姊妹有不嫁者管仲曰惡則

惡然非其惡

荒腆于酒

腆厚也

淫風流行

雖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衛風

宣淫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戲於朝洩治諫曰公卿宣淫人無効焉

淫破義

傳

貪色為淫

淫為大罰

禮無縱欲

神亦禍淫

無別無義

禽獸之道

漁色

諸侯

不下漁色謂要國中之女

防淫

禮者所以防淫

遠色

君子遠色以為民紀

易色

賢賢易色

鳥

獸行

周禮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

父子聚麀

禮謂禽獸無別

綴淫

禮者所以防民之綴

淫也

淫溺大欲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戒之在色

血氣未定

惑以喪志

惑蠱之疾

晉侯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不可為也是謂近女色疾如蠱非鬼非食惑

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女陰物也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君今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趙

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之所生也在周易女惑男謂之蠱也

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

非德義則必有禍

禮曰民猶以色厚於德未見好德

如好色者也

好內

齊桓公

寧思易色之賢

但慕治容之誨

淫

犇蠲刺犇也

淫犇之恥國人不齒

相犇

男女不待禮而相犇

既汙貞信之

教

宜科淫

有女懷春

吉士誘之

自獻其身

桑中

衛之男女相犇至於

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我於桑中要我乎上宮

中葍之言不可道也

謂內淫之言

葍

誘遂相

桑中之喜

王臣聘夏姬以葍楚申叔曰夫子有桑中之喜將竊妻以逃

以懲

淫慝

棄位而姣

穆公曰棄位而姣我則取惡能無咎乎

淫泆

擲果

潘岳

竊香

韓壽賈充女葍之

文君之葍長卿

既奸人紀

難道國章

男女

有別

室家無瀆

葍則為妾

始因怨曠之思

遂及淫葍之恥

芍藥之

歌

既以身而投贈

鳳皇之曲

不待禮而來葍

仲春不禁

周禮仲春令男女於時葍者不

禁注云重天時

泉邱之女

泉邱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之其僚從之盟曰無相奔也左

傳

無夫家

詩序曰古者國不足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

夷狄昏禮

鳥桓嫁娶

則先略女通情或半年者
然後送牛馬羊為聘禮

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

謀詩氓

奸犯禮為奸

在內為奸挑鄰女而投梭

折齒

引美人而牽衣絕纓

淫犇折齒

謝鯤字幼興

淫犇之女肆心

彊暴之男

實無展季之貞

有宋朝之美

沐貞信之教

心尚不悛

速淫泆之辜

法宜無捨

將懲奸慝

請正科條

既亂人紀

宜展國章

去惡宜絕其本根

帥辭勿聽於枝葉

陽侯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饗廢夫人之禮

目逆而送之

華父督見孔父之妻

拊楹而歌

齊莊公通東郭姜

不能自

還

原涉曰寡婦欲慕宋伯姬不幸一為盜賊所汙遂為淫泆知非禮然不能自還

亂族

禮以此防民猶

淫佚而亂族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詩蒙衣齊慶克通於聲孟氏蒙衣

乘輦而入蒙衣謂著婦人衣陰訟周禮男女之陰訟音聽於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於士注陰訟

爭中冓之事勝國亡國之社淫僻之罪禮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缺而淫僻之罪多也

自戒顏叔之有節揚秉之不惑秉字叔節言我有三不惑謂酒色財也

誨淫之容易曰治容誨淫伐性之斧皓齒蛾眉伐性之斧道貴寡欲天惟禍淫

晉侯惑蠱而身喪靈公宣淫而國亡淫為大罰淫破義防

淫君子刑以防淫遠色易色戒之在色不腆于色不淫

其色可無懲乎以禮自閑惟王不邇聲色以

禮制心

三代之亡皆是物也

言皆以色

致女之戒

羅氏致鹿與女

以戒諸侯曰好畋好女者亡其國也禮蜡祭云

孔褒人穢夫爭候門下

上官昭容名婉

兒是時左右內職皆聽出外不可止婉兒與近嬖至皆營外宅褒人穢夫爭候門下

高陽公主遺

愛尚高陽公主主稍失愛意怏怏與浮屠辯機亂帝怒斬浮屠殺奴婢數十人

淫蠱顯行

張易之

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搏博爭道為笑樂或嘲詆公卿淫蠱顯行無復羞畏

宣淫於外

附託

昭容上官氏數與宣淫於外

紀處訥妻

武三思婦之姪縱使通三思由是款昵

調笑嬉

褻

陸長源徙宣武判官孟叔度淫縱數倡家調笑嬉褻長源輒裁正之

郭英乂

崔寧郭英乂為

節度使徙寧家於成都而淫其妾媵

曹芬

竇參遷奉先尉男子曹芬兄弟隸北軍醉暴其妹父救不止恚

赴井死參當兄弟重辟衆請侯免喪參曰父
由子死若以喪延是殺父不坐皆榜殺之
閨薄汗慢

陳叔達後閨薄汗慢為有
宣淫不止
羣女弟致贈遺於

時號國新寡國忠
調笑施施若禽獸然
號國居宣陽坊

多分賂宣淫不止
自臺禁還趣號國弟郎官御史白事者皆隨以至居同
第出駢騎相調笑施施若禽獸然不以為羞道路為恥

駭
悅神亭
前蜀王衍作悅神亭與諸
宮中戲
五代毛璋

魏王繼父餘貲既富而驕益為淫侈嘗服赭袍飲酒使
其所得蜀奴為王衍宮中之戲于前明宗聞而惡之

淫戲
南唐劉鋹宦者龔澄樞等既專政鋹乃
出入民家

南唐劉鋹襲在殯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裸男
號國素
女以為樂或衣墨練與倡女夜行出入民家

與國忠亂不恥每入謁竝驅道中從監侍姆百餘騎炬

密如畫

觀粧盈里不施帷障時人謂為雄狐貴妃傳

與武三思升御床博戲

中宗庶人韋氏初帝幽廢與后約一朝見天日不相制至是與武三思升御床博戲帝從旁典籌不為忤三思諷羣臣上后號為順天皇后縱宮女出游皆淫弄不還

明年正月望夜帝與后微

服過市彷彿觀覽縱宮女出游皆淫奔不還同上

別嫌疑 十二

白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古詩禮者所以決嫌疑 禮為人防 君子表微 孝子

不服閭

閭中為事好生
物疑服事也

禮曰內外不通乞假

男女非

受不親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男授以篚無篚

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奠置於地

寡婦不夜哭

掘蟻之疑

尹吉甫妻誣
其子伯奇

馬援以薏苡興謗

嫌疑之間誠先賢所

慎

吳祐字季英云

內言不出於閭外言不入於閭

曲禮

嫂叔不

親授

遠嫌

避疑孔蕙苡嫌

蕭做嶺南海解官南海多穀
紙做勅諸子繕補殘書廉諫

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齋必貯
以囊笥貪者同望得無蕙苡嫌乎做曰善

不疑

李靖贊曰若靖

闔門稱疾畏遠權逼功大而
主不疑雖古哲人何以尚茲

善避嫌

長孫無忌善避嫌
求於古人未有其

比不免嫌疑

裴珣京兆少尹裴武使王承宗還得德棣二州已而地不入或言武還先見珣明日

乃朝帝起召學士李絳議斥武絳言珣身備宰相明練時事勢不容先見武帝悟釋之議者謂帝知珣明倚任方駕尚不免嫌疑進所賜詔敕郭子儀代宗立程元振以信處位之難云難制離毀百計因罷子儀副元帥加實戶七百為肅宗山陵使子儀懼讒且成盡哀肅宗所賜詔敕千餘篇上之因自明詔曰朕不德詒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後毋有疑



白孔六帖卷九十三